

## 七 石室养马

石室地处姑苏远郊，周围十分荒僻，少有行人，杂草丛生，是个养烈马的好去处。头几年夫差把这里改成囚禁钦犯，给以苦役的去处，所管人犯虽不多，却委派了一个石室官，手下也有几个皂隶。至于四周的警卫另由军士把守，不属于石室官的管辖势力范围。

最近钦犯不多，石室官正在那里发牢骚，把自己弄到这里，少有额外收入，又远离人境，连说话的人也没有几个，气闷煞人。他有事没事就拿皂隶出气，弄得怨声不断。

那日上司派人送来两个军犯，一个军妻，也不说是什么身份，只说关系重大要严加管束。看他们气派很大，虽然落魄，却不减大模大样的架子，石室官气就不打一处来，要给他们一点下马威。石室官还不屑与他们直接答话，由皂隶上下传话，好显出自己的威风。

石室官打的是这样的主意，给这三人布置艰难而不易完成的任务，达不到时便要责打；如果怕打，说不定会敲出些油水来。

石室官是这么吩咐的：“你们三人要养三十头骡子，脏了要打，瘦了要打，养不出小驹子还是要打。”总之，没有活路。皂隶照话传达。

勾践从小养在深宫，锦衣玉食，哪里受过什么苦！如今一下子换了环境，真不知如何应付。石室





是名副其实的石室，实际为一阴暗潮湿的山洞，四周长满青苔，有的地方不时还滴下水来，东面铺一大堆稻草，西面铺一小堆稻草，这便是勾践夫妇与范蠡的卧榻。破被烂衣，难以抵御晚上的寒意，只能把脚伸进稻草中聊以自慰。吃的是稀粥霉饭，难以下咽也还得吞吃，饥两顿，饱一顿，人一下子就瘦损了下来。君臣二人互相看看，不要说轩冕官服没有了，头上束着纱巾，身上穿着短裤，系着围裙，完全是奴隶的打扮。

勾践对于如今的一切，污下到这等地步，感到难以为人，整天长吁短叹，怨恨多多，离愁难消，喊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答，产生了命运多厄的想法。范蠡比他要能忍受一些，不时加以劝慰，用成汤被幽禁在夏台，文王被囚放在羑里加以比喻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虽然受命运的支配，但存亡仍然可以由自己决定，所以成汤最后得到夏桀的认可，文王也得到商纣的信任，完成各自的韬晦，致对方以死命。成汤、文王对待穷困、艰难的态度，可以作为今日的榜样，夫差一定会变成昔日的夏桀、商纣，希望还是存在的。

越王夫人在这对待困苦的态度上与勾践是一致的，她说：“我们的生命毫无一点保障，好像是摆在老虎嘴边的肉食，哪里还有些微的自主？如今要用垂亡的越国去比那昔日的成汤、文王，大夫未免太迂了吧！”

范蠡不改初衷说：“主公、夫人，圣主明王能忍受耻辱，一旦回到故土尽力修德，最后必能伐暴诛残。只要我们的心不死，形势必会发生变化，从长远来看，越国必将中兴，而吴国则必趋灭亡。如今的危困，正潜藏着异日的畅达。”勾践夫妇

稍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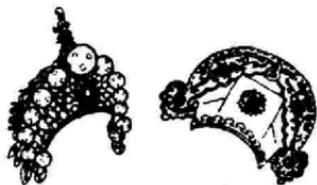
听到皂隶传达的石室官的命令，勾践没有说话，范蠡则满口应允，说一定尽心尽力。三十匹骡子的喂养可不是一项轻松的差事，要割草、铡草，一日喂多次，半夜还要照料，忙得没有一点停歇。范蠡尽力多干，好让勾践夫妇稍有歇息；勾践夫妇不忍只苦一人，也学着干一些。劳作一紧，思想怨苦之情的时间相对少了一些，但君臣瘦骨伶仃的模样更甚，对作佣奴执役的辛酸有更切身的体会。

虽然百事上心，那些骡马却因原来欠缺调养，效果并不明显。过那么十来天，石室官、皂隶便来查看一番，发现仍然瘦弱，便吆喝说要责打，末了则说：“且饶你这一次！”边骂边回。

勾践夫人主要承担的是洗刷骡子的工作，边干边流泪，病怏怏的身躯难以支持，范蠡经常抽时间来帮忙，让夫人去歇息。夫人躺在草堆里，梦里还要作劳役，常常因此惊醒。石室官与皂隶对骡子身上偶而留下的泥土挑来挑去，说越发不干净了，连声要责打，最后又留下“再恕你这一次”悻悻回去。

范蠡倒是不怕劳苦，他年幼时干过一段农活，比较有技术也有忍受力。他虽然劝主公要想得开，要想得远一些，但对于未来的兴衰胜负毕竟也没有十分把握，又怕再来一些意外的灾殃，考虑得更多。他常常用忍耐来激励自己，暂时的凄凉困苦，希望能换来日后的亨通。他将自己比为深藏匣底、偶有轰鸣的青萍宝剑，能待时而起，干出一番事业。只有在深夜万籁无声时，想起身处异国，失去自由，无法实现求娶的承诺，不知西施姑娘将作如何思想。只有在这样的时刻，他才会偷着感叹几声，心说：“大丈夫失信了。”一到白天，范蠡又全身心投入养





马的劳作，眼看骡子一日日长大，稍得安慰。可是石室官、皂隶仍是不满足，一遍又一遍说牲口老不大，不见生长，说这次决不轻饶，一定要责打了。

皂隶拉过范蠡，让他跪下，举起鞭子打将起来。打一鞭说一声：“这么大的汉子，怎么一点不知礼数规矩？这么些日子，没少暗示，怎么拜见钱也不送一个！”石室官站在边上，摸着胡子，看范蠡怎么说。

范蠡是懂这个道理的，只为银钱饰物等值钱的东西，都让军士搜去了，想给也没有办法。他于是将身伏下，作出继续受责的样子说：“拜见钱能不能欠一次？一旦有时，定当奉上。如果尚不出气，烦劳二位再鞭打几下。”

石室官本意并不想责打，讨钱才是首要的，见范蠡如此应答，反而有了坏招。他先让皂隶把勾践按倒在地说：“你愿意挨打，我偏不打你，打你的主子，让你痛在心里。”皂隶照办，范蠡爬了两步，扑倒在勾践身上，愿意用自己的脊背去承受鞭子。

石室官好笑说：“天下还有愿意受打的，真是怪事。今日本官不打了。”皂隶收起了鞭子，范蠡心里一块石头暂时落了地。但石室官又说：“当然事情不能就这样便宜结束了，今日晚上让那妇人去伺候我，顶替拜见钱。”说着便要皂隶将勾践夫人拖走，勾践、范蠡与皂隶争夺起来。

这时突然另一名皂隶来报，说太宰府的堂官到来，让石室官去迎接，石室官不敢怠慢带了皂隶赶忙前去。不一会石室官低头哈腰跟着一个官吏进来，对勾践、范蠡等也变了态度，不像刚才那样凶狠。那个官吏吩咐石室官退下，然后对勾践等

说：“大王夫人，太宰让我多多拜上，这些日疏于照应，还望原谅。文种大夫前来吴国进贡，太宰应允不让你等再受大苦，今日专程送上银钱粮物。”勾践夫妇跪拜接受，口称：“多承厚赐。”堂官又说：“太宰还说多多拜上大王，凡事要耐心，日后终有好处。”

范蠡在旁插话：“恩同天地，必以生死相报。只是有一件事要禀告太宰，那个掌石室的小官，日逐要拜见钱，今日更厉害，要凌辱夫人，难以对付。”堂官说：“一会儿要告诫那个狗官，怎能如此不知死活，太宰如果知道，还能有他的好果子吃。”范蠡说：“既得如此，且饶他这一回，谅他再没这样的胆子了。”

范蠡、勾践等在送别堂官时说：“多拜上太宰，若得不死并返回越国，生当平分疆土，死当结草报答。如有虚言，天地不容。”堂官说一定带到。堂官警告石室官不提，勾践君臣此后的日子稍有改变，不似原来那么受虐。

光阴荏苒，转眼勾践来到吴地已近三年。一日，夫差带领伯嚭，还有诸多将官、女侍到郊外出猎。一路上长刀大弓，军声阵阵，激起夫差坐拥江南、天下在握的非凡心情。他拥抱着娇娃，喝着美酒，披着轻裘，带着花帽，边唱采莲歌，边吟得胜令，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高兴的思绪。军马围拢，弓箭齐发，猎犬追赶，猎物成堆，他好像又打了一场大胜仗，得了许多战利品。夫差扬鞭登上姑苏台，看到浩瀚的太湖，胸襟为之一扩，他好像自己真的是天下的主宰。伯嚭在边上连连恭维，使夫差心花怒放。夫差指着远处一座小山问伯嚭哪是什么山？伯嚭说是无名山。伯嚭看看今天的架势，知道夫差情绪正好，





何不让我去石室一观，也好见机行事为日后放勾践作伏笔。伯髡于是说无名山下有养马的石室，主公是否愿意去一观。夫差很想让勾践见识一下自己的勇武，便摆开队伍往无名山进发。

走了一个时辰，夫差及随从停在石室前面几丈外的开阔地里，吩咐禁声，原地站立。夫差与伯髡走到一块较高的大石上，石室里的景象已历历在目。伯髡指着中间端坐的人说，那是失国的越王勾践，指着右边稍低的人说那是勾践的夫人，指着左边站着的人说那是大夫范蠡，想不到失国之人还这么有礼仪。夫差借此发开了感慨：“勾践是一小国之君，夫人不过为一裙钗之女，范蠡充其量是草莽之士，在流离困苦的状态里，还那么有尊卑长幼，真是又可怜又可敬。拘紧已两年多了，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，可真难得！”

伯髡顺着夫差的口气说：“主公真是圣王之心，日夜想到困穷的人，这是君子之哀，君子之仁，主公真是千岁、千千岁！”这话夫差是十分爱听的，进而说：“我有意在适当时候赦他们回去，当然不是现在，还得进一步试探。此事不可太急，太宰意下如何？”

伯髡说：“主公四海名振，江南独尊，如果施恩于弱小，诸侯归顺是必然的趋势。主公的恩信举世无双。”夫差听得眼也眯起来，嘴也咧开了，吩咐今晚不归都城，宿于姑苏台，饮酒寻乐，要作整夜的欢庆。